

你因为贪吃付出过怎样惨痛的代价？

吃河豚，差点吃死了。

对于美食，我是异类，所知无多，敢于尝试的机会更少。读书时，常吃小馄饨。后来，每次回头看用完的马桶，那层漂浮的卫生纸，就是童年的记忆了。我不喜甜食，不畏惧麻辣，从未有过为某种食物而排队，惦记某家餐厅念念不忘的时刻。鲜虾泡面和龙虾泡饭，于我而言，是同一物种。

虽然，据我所知，地球上有十三亿吃货，都生活在同一个神奇的国度，比如我的朋友，大师兄杜超，我们通常叫他「话癆」。

不知哪个女生私底下说过：大师兄这个人嘛，虽然嘴很讨厌，但长得颇像汪峰，沉默时，便有魅力。

我并不这么认为，有一回不小心露出来，被人批评了一句：嫉妒。其实，我只觉得他那张脸，更像电视剧里流行的反面角色。

大师兄杜超说的每句话，仿佛都是布道真理，担心哪怕听漏了一句，就会丢失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他永远正襟危坐，整张脸如

果套上黑框，基本就是遗像。他的嘴永无停歇，自夸就算一人对着镜子，也能侃侃而谈半钟头。酒足饭饱之际，他经常从爱因斯坦说到蚊子的避孕手段，从小泽玛利亚新作跳到法斯宾德，也能前一秒钟大聊互联网金融创新，转眼说到在云南吃炸蚕蛹的美食之旅……要么嚼着一块烤牛舌，或舔着哈根达斯冰激凌。久而久之，对于「话痨」之名，杜超也甘之如饴，安之若素。作为我最好的朋友，大师兄总想改变我的价值观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引我入暗黑料理界的法门。十三香小龙虾刚兴盛那几年，他常半夜拽着我闲逛各种馆子，手把手教我如何抽掉小龙虾背后的筋，据说那是毒素和重金属最重之处。

但，我从未如他所愿。冬天深夜，那年吴江路尚未改造，原汁原味的露天摊上，我提过一个问题——世界上还有你没吃过的美食吗？杜超深沉思虑，黑格尔、费尔巴哈、尼采、弗洛伊德、荣格般，向寒冷天空吐出一团浓烈的白气说：人生最美好的死法，大概是吃河豚毒死吧。

第二年春天，大师兄杜超邀请我去崇明岛上吃河豚。当时，我刚写完《荒村公寓》和《地狱的第 19 层》，在上海邮政总局的古老大楼里，做着一份行业年鉴朝九晚五的闲差事。我还从未吃过传说中剧毒的河豚，但也听说现在的河豚都是人工养殖，看似危险其实安全。

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。十来岁时，我坐轮船横渡过长江一个来回，从黄浦江边的十六铺出发，需要整晚上才能抵达江北岸。我对河豚没什么兴趣，倒是想要再体会到中流击水、眺望大江东入海的感觉。

那时候，崇明岛与上海之间的大桥与隧道还没开工，但码头已搬到了吴淞口。我坐了一个小时地铁，在约定好的时间提前赶到。杜超照例迟到至最后一分钟，才缓慢地冲进检票口，拽我跳上开往中国第三大岛的渡轮。

傍晚，来自上游的夕阳，洒满浩瀚的长江口。我眯眼，趴着栏杆，任风吹乱头发，眺望不知是从西陵峡还是黄鹤楼抑或紫金山来的落日。江面上布满各种轮船，不乏一叶扁舟的渔船与舢板，大师兄如数家珍道：渔民们正在捕捞长江三鲜——河豚、鲥鱼和刀鱼。

渡轮抵达崇明岛，天色完全黑了。岛上没什么高楼，刚出码头，便是油菜花染黄的田野。不见半个人影，天高地阔回到一百年前。想起《小岛惊魂》。

正想骂他怎么安排的，出现一辆面包车，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。

这就是他预订的豪车接送？车身污垢比黑夜更黑，破烂得好像随时会散架，座位布满鸡粪痕迹，不时有鸭毛从眼前飘过。

颠簸个把钟头，直到崇明岛的最东边，紧挨着东海与滩涂荒野，才有一栋孤零零的双层农舍。

下了车，脚踩松软泥地，四下没有路灯，饶是月光明媚，空气清纯得几近透明，夹带着海风的咸腥味……

住进所谓的农家乐，只有楼上一间客房，两个男人，单张大床伺候。对不起，我尚无断袖之癖。我找老板要其他房间，却再

没多余的了。早知道「话癆」这家伙办事拆烂污，懊恼误信他的鬼话，劈头盖脸再骂他一顿，他却贱贱地面露喜色道——你不想吃河豚了吗？

晚饭还没吃呢，辗转舟车劳顿，早已饥肠辘辘。做河豚的厨师，就是这间农家乐的老板，听着底楼厨房里的油锅声，不禁狐疑：今晚，我们两条命就会扔在这里了吧？瞎说，这老板是祖传的手艺，几百年前，打刚有崇明岛开始，人家就专做河豚了。十分钟后，香味飘近，老板端着盘子上桌，一条小得可怜的鱼，长得奇形怪状，鼓鼓的肚子，仿佛刺球，望而生畏。

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飞杨花。河豚当是时，贵不数鱼虾——杜超出口成章，掉书袋的本事一流：嘿嘿！北宋梅尧臣的诗，苏东坡也写过——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他们不知道会吃死人吗？杜超回答，苏东坡说河豚味道「值那一死」，左思在《三都赋》里，就写过河豚「性有毒」。《太平广记》也说「俗云煮之不熟，食者必死」。厨师自己吃了一小块河豚肉，又喝了半口汤。他说若是一刻钟后我还活着，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吃了。说罢叼起一根烟，提瓶劣质的白酒出去，蹲在农舍门口看月亮。

我问这条鱼多少钱。不贵，一千八。

我在网上查过价格，哪有这么离谱？

「话癆」说：懂个啊，外面都是养殖的河豚，哪有这野生的鲜美？对不起，忘记告诉你了，这是今天刚从长江里捞上来的。你要是后悔，还来得及。

怕他个鸟。我嘴上如是说，心里却在打鼓。每年春天，河豚的繁殖期，从东海洄游入长江产卵。塞满鱼子的河豚，最为鲜美。当然，也最剧毒。一条河豚的毒素，足够杀死三十个成年人。曾有个非常有名的歌舞伎明星，吃了四份河豚肝当场毙命，死时面带幸福的微笑，从此日本立法禁食河豚。

你还敢吃？野生河豚，先割眼睛，去鱼子跟内脏，自脊背下刀，必须要把血迹清理干净，剥皮去刺，若不烧透，食者必死无疑。至此，我沉默地看着大师兄的眼睛，仿佛被压出来的河豚眼，意味深长地窥着我。春风沉醉的夜晚，窗户打开，远远眺望月光，四野氤氲白雾，响起长江与东海潮汐。一刻钟到了。门外，厨师尚活在人世，只是喝掉小半瓶白酒，脸色涨得似猪肝。回到餐桌前，杜超拿起筷子，虔诚地向盘中河豚祈祷——对不起啦，河豚君。今夜大美，请汝到吾辈兄弟腹中一游，助汝早往极乐世界，记得来世依旧做条有志气的河豚，再回到我的五谷庙中来哦。

说罢，他刮下一片雪白的鱼肉，入口之前，还用舌头舔了一番，幸福表情，生动至极。

好吧，我并非贪恋美食，实在是不想被人瞧不起，多年后让「话癆」津津乐道「这家伙是个胆小鬼」——如果，他还活着的话。

我品尝了小小的一口，鲜得难以用人间言语形容，禁不住拿起调羹，又喝了半口浓稠汤汁。

世！界！上！居！然！有！这！么！好！吃！的！食！物？！
吃掉这条河豚，用了大约两支烟的工夫，但在我的记忆中，似

有半辈子这么长。刹那间，我一度绝望地认为，自己即将被他同化，毕业为十三亿吃货中的一员。不知为何，我的双脚颤抖，艰难地挪动到窗边，让海风吹湿眼睛，吃到热泪盈眶的境界吗？忽然，耳边响起某种尖厉的声音，像是从月光四周的云层里飘落的。回头去看我的朋友，大师兄杜超，正像死尸倒在餐桌脚下。面色煞白，身体僵直，气息还有一些，但微弱到难以察觉。

食者必死无疑——「话癆」的最后一句话。河豚有毒，他快死了！我浑身颤抖，冲到农舍门外，想要找人求救。我却发现，烹饪河豚的厨师，竟也倒在泥地中，任我怎么拖也起不来。厨师吃了第一口河豚，想必早已毒发身亡。月光隐入浓云，集体自杀之夜。接近子夜，这片岛最偏僻荒凉的尽头，周围没有任何建筑与人烟，连个手机信号都没。影影绰绰，看似鬼魅，尽是芦苇荡。

我狂乱地向外面跑去，在一片淤泥和滩涂上，暗若黑洞，迷失方向，潮水正在淹没脚踝，弥漫着梭子蟹、小黄鱼、海瓜子的气味。

忽然，我很孬种地哭了。不知道在荒野里瞎转了多久，我才摸回农家乐，准备来给大师兄收尸，同时想着如何给他家人报丧，又怎么解释他吃河豚毒死了，而我还好好的呢？该死的，我有些胃疼了，毒素发作了吗？

然而，「话癆」消失了。楼上楼下寻找他的尸体，却在客房里看到了他——坐在窗边的木板床上，嘴里吸着盒装牛奶，手上在玩 PSP 掌机游戏呢。杜超抬起头，看着我脸上还没擦干净的泪痕，捧着肚子爆笑：我靠！你还真的掉眼泪了？对不起哦，

兄弟，我只是骗你玩的。吃完这条河豚，就算是立即死掉，我也是心甘情愿啊。

那个瞬间，真想把他杀了。我会谎称他被午夜的潮水卷走了，其实是埋在最荒凉的滩涂深处。多年后人们发现他时，只不过是一堆螃蟹寄居的碎骨头罢了。

不过，我身后又多了一个人——农家乐的老板兼厨师，他刚从酒醉中醒来，扶着门框大口呕吐，手中还提着喝空了的白酒瓶子。

在最漫长的那一夜，大师兄的脸色变得有些恐惧：喂，开玩笑而已，你不会……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

我想起这个王八蛋说过，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演员，康斯坦丁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，一度整天捧着本《论演员的自我修养》装 X。

我独自离开，向着海岛的内陆方向走去，步行了整个后半夜，直到天色微明时分，才走到最近的乡镇。

从今往后，我再没见过「话癆」。关于「话癆」，他从我的全世界销声匿迹。两年前，我跟几个老朋友聚会，有人重提这个名字，一种说法是他去了美国，还有人说杜超在香港发了横材，或在西北某省的监狱里。我很害怕听到最后一种可能的消息——他死了。

这些年来，我有无数机会吃到天南地北的美食，却始终不曾变为一个吃货。我保持着异常简单的饮食，恒久不变的体重，还

有噪音。而我对于食物的审美标准，仅仅停留在不饿死的水平线上。

2014 年的春天，与大师兄杜超分别已逾十年，我收到一条短信

「蔡骏，是我啊，好久不见，甚为想念。本周日，傍晚六点，我在黄浦江边的十九号游艇码头等你，不见不散。」

我从未删除过这个号码，手机屏幕跳出「杜超」之名，心脏微微一颤，竟有隔世之感。

其实，我对游艇毫无兴趣，只是，有些想他。次日傍晚，驾车来到游艇码头，保安问我有没有请柬。我打电话给杜超，无人接听。此时，路边停下几辆豪车，从低调的劳斯莱斯，到张扬的兰博基尼，还有几个戴着墨镜的男子。我焦虑地四周张望，希望看到他的身影——以大师兄那张醒目的脸，难以隐藏的吧。

忽然，有个服务生到我面前问：您是蔡骏先生吗？我点头。

托盘里有张黑色请柬，写着我的名字，还有两个行书大字——夜宴。顺利来到游艇码头，看到一艘外形超酷的大型游艇。与通常的游艇颜色不同，这艘船通体都是黑色，若是深更半夜简直可以隐形。上船刹那，脚下随波浪起伏，自然想起传说中的海天盛宴，杜超对我可真好啊！可惜，游艇上只有两个年轻的男服务生。

我有些紧张，又不敢逮谁来问一下，以免露怯丢脸。我靠在船舷边上，用眼角余光，瞥着其他几位客人，其中有一位竟是互联网大佬，几乎是跟马云、刘强东同等级别的。还有两个也有些面熟，不知是在什么电视财经节目里，还是在某个顶级品牌的广告上见过。不过，这些富豪都没有携带女伴。游艇起锚，黄浦江风从四面袭来，冷得我抱着胳膊发抖。江水混合着上游的泥土，中游的工业污染，以及下游的海洋气味，让我不免想起十年前，在崇明岛上的野河豚之夜。

所有客人在游艇一层坐定，默数人头，总共二十一个。其中三个女的，均非妙龄少女，容貌也只能说差强人意，有的简直丑陋。最老的虽化着浓妆，起码也有五十岁左右。

十八比三，而且是这样的三个？今晚，这一版本的海天盛宴，口味是不是稍重了些？

其实，我还是喜欢小清新的。令我最失望的，是没有发现大师兄杜超的踪迹。难道他整容了？

每位客人手中都拿着一张号码牌，发到我手里是最后一张，在服务生引导下，从一号到七号的客人，先上游艇二楼餐厅去了。

原来，这顿「夜宴」要轮流享用，剩余十四个人等在原地，规定禁止使用手机。没有红酒与高档水果伺候，每人仅发一杯白开水。

我佯装看着游艇外的黄浦江——东岸的陆家嘴，花旗集团大厦的 LED 幕墙，亮起 I LOVE SHANGHAI 的五彩灯光，背后是金

茂大厦与环球金融中心。正在建造的上海中心，五百米高，琼楼玉宇之颠，云雾深处，星光忽隐忽现。

其实，我是在注意每个人的表情。虽然都很沉默，但我能从其中几人的目光里，看出某种兴奋期待，同时暗藏紧张与不安。甚至，有几分拼死吃什么的感受。

半小时后，第一批的七个客人下来，有人用餐布擦去嘴角油水，究竟吃了什么？这餐美食如此迅捷，别告诉我是泡面加午餐肠。

随后，第二批客人上楼。而我自然要等到第三批，敬陪末席。

下来的人坐在我身边，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，让我看到了幸福。有人热泪盈眶，仿佛此生无憾，可以立马送进火化炉了。

这令我越发狐疑，听说嗑药也是类似效果，比如魏晋风度中的各位。绕过陆家嘴顶端江心的航标，不断有江轮和沙石船经过，几乎擦到一艘万吨巨轮。我仰望对面船头的集装箱，不晓得是从北美还是欧洲来的，总之是另一个遥远的角落。

舷窗敞开，我想要跳下去，逃离这艘危险的游艇，游到对面的外滩。但我不会游泳。

小时候，有亲戚在浦东，我常坐黄浦江上的渡轮。抢到船头船尾，看雪白浪花，远眺海关大钟，古老中国银行大楼屋顶。茫茫烟水，仿佛置身幻境。长大后，偶尔也会来到外滩边上，看从无到有的陆家嘴高楼，还有江心驶过的各色游船。

今夜，我在游艇上，做别人的风景。不知不觉间，第二批客人下来了。有人掩面而泣，有人打摆子似的颤抖。那位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人物，则像白痴似的目光呆滞，把头伸出舷窗，画十字。

轮到我了。经过两轮等待，腹中有些饥饿，自觉尚能忍受。按照号码顺序，我在七个人的最后，踏入游艇上层，风急浪高，晃得厉害，抓紧扶手，入餐厅。

狭窄的二层船舱，只摆着一张圆台面，刚刚清理过。每人一套标准餐具，服务生为你垫好餐巾。我用热毛巾擦了把脸，饮料照例白开水，还有一小碟调味料，略微冲鼻，拌着芥末的酱油。

河豚刺身？猜疑之间，服务生已端上美食，硕大的陶瓷餐盘中，仅有一条尖尖的舌头。

嗯？我不禁扶了扶眼镜，不晓得这算什么食材。但无论形状还是色泽抑或纹理，都跟舌头没有任何分别——尤其舌头尖的位置，依稀分辨出开叉的感觉，还有舌头底下那根筋，简直惟妙惟肖。

不可能是牛舌。我打开手边菜单，发觉总共只有这一道菜，名曰——舌尖。什么肉？还是某种做成荤菜样式的素菜？据说豆腐可以模仿成很多食材。但我不是吃货，不懂。但，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，这条「舌尖」并没有经过任何烹饪，

无论炒、煎、炸、熘、熬、烩、焖、炖、煨、蒸……一样都没有过，根本就是生的吧？只是，经过厨师简单地处理，或许被

冰镇过？去除了血丝之类，保存原汁原味。

舌尖刺身？

其他食客，虽也目露好奇，有人咋舌，有人虔诚，有人流口水，但没像我这么震惊，大概凡是上这条船的人，都有心理准备吧。

这时，服务生已用餐刀熟练地切开舌尖，平均分成为七份，依次送入每位客人餐盘。

不敢低头，那份七分之一的舌尖，正躺在我的舌尖底下三寸。再看另外六人，都已纷纷动筷，小心翼翼夹起，放入芥末调料，只蘸少许，便送入口中。个个细嚼慢咽，似是慢慢品味其中妙处，以免囫囵吞枣，暴殄天物，落得八戒吃人参果的下场。

有个人吃着吃着，两行眼泪落下来，但绝非芥末冲鼻。还有人双手合十，默默祈祷。有个中年贵妇，擦去嘴角酱油，面露娇羞，双颊绯红，竟似回到少女初夜。

只有我，盘中小小的舌尖，依然完整未动。先生，这道菜，最讲究新鲜。离开冷藏，若超过十分钟，味道就坏了。

此间的服务生，居然也说得半文半白，想是于丹老师门下高徒？于是，在此催促之下，也在其他六人的注视下，我仿佛一个犯罪分子，被送上公判大会的舞台。十二只眼睛的异样目光，在我脸上灼烧出十二个洞眼。被迫地，筷子颤抖，嘴唇也在抖，夹了两下，才拿起那块七分之一的舌尖。

放到灯光下，仔细端详，从那血红颜色，多褶纹路，超强弹性的筋，依稀，仿佛，还是几乎——我见过它，不，是他。

手指再也坚持不住，仿佛筷子上的舌尖，变得比什么都重。

啪……

七分之一的舌尖，坠落餐厅的地板上。沉默，地面晃动，刹那间，忘记在游艇上，还以为地震，想是遇到黄浦江中的某道急流。随后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，接着咒骂，大体是慰问我的祖先，以及表达我立刻去死的美好愿望。几个家伙趴到地上，为了抢夺这块舌尖，就此扭打作一团，价值不知几万的西装和鞋子，沾满翻落的酱油与芥末。不知道，这片舌尖被谁吃了？而我，跪倒在角落，疯狂地呕吐——吐出来的是我的拉面午餐。

这是游艇夜宴里，从未有的场面吧，服务生愤怒地将我扔出了餐厅。

此后发生的事，如宿醉一场，我记不清了……恢复意识，已是黄浦江边，码头外的黑夜，四周再无任何人，我像是被什么抛弃了。不知几点，想是，子夜时分。

胃中依然难受，但我确信没在船上吃过任何食物，除了白开水——又会是什么？

附近的高楼都灭灯了，我在暗夜中转了很久，才在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。

有个人影站在我的车边。担心遇贼，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照亮一张奇怪的脸。虽然，十年过去，他像经过无数磨难之后，剥

落在古墓中的石像，但我认得他。

大师兄？「话癆」点头，却破天荒没说话，瞪大深深陷落的眼，像好几天没睡过觉。

面对这样骇人的沉默，我又说了一长串话。自他落寞的眼神之中，我能看出，他全都明白，却无法张口回答。

杜超已瘦得离谱，形销骨立。穿着廉价的夹克，像根细长竹竿，挑着几块行将腐烂的肉。

忽然，有些心疼。拉开车门，我请他坐到副驾驶位上，但他不说话。我只是想要开车送他回家。

我拿出一本小簿子，还有两支笔，打开车内灯，放到「话癆」面前。凌晨，进入笔谈节奏，黄浦江岸，月落无声，有人奋笔疾书……以下秘密，私房传阅，切勿外扬——离开我的十年间，大师兄杜超，在南方流浪了些时光，他为之注解「修行」二字。为追逐各地美食，他不惜千金散尽，最终身无分文。曾经在峨眉山脚下，为了一盆水煮鱼片，被店小二揍到大小便失禁，送到医院已停止心跳，靠电击才捡回一条命。

杜超在广州暂住过，迷恋于一间汤包馆。此店门面奇小，破烂无比，常有老鼠出没于桌脚。每个深夜，准点光顾，从未间断。只剩他与一位老食客。自然，「话癆」的舌头闲不住，总是说到凌晨一二点，老食客却是个夜猫子，丝毫不嫌他烦，倒是听得津津有味。

九个月后，老食客失踪了。杜超独自在汤包馆，每次等他到后半夜。第七天，老食客的儿子来了，说老父已离世，今夜正是断七。

原来，老食客也是位老饕，因为常年不良的饮食习惯，一年前查出得了癌症，晚期。医生断定他活不过三个月。老食客拒绝了化疗方案，每夜跑到最爱的汤包馆，想要死在自己最爱的美食上。没想到，「话唠」出现了，每夜漫长的聊天，让原本绝望的老食客，抛却烦恼，豁然开朗，竟然多活了半年。老食客海外经商多年，积下数十亿财富，临死之前，招来律师，立下遗嘱，赠给杜超一千万遗产，以酬他续命之功。

大师兄攒得第一桶金，无意锦衣夜行，立马携款飞回上海。他是学金融的，知道这钱若不投资，早晚还得贬得一文不值。看起来，如今这世道，百业凋零，也只有房地产最保险了。

于是，他从买卖高级房产开始，直到自己开公司做地产开发。凭借三寸不烂之舌，加上给某市某区领导进贡珍鲜美食，竟然低价拿到几片地块，由此发家成了亿万富翁，进而做了一名电影制片人。

杜超无法更改吃货之心，变本加厉寻觅各地美食，乃至飞到世界各地，从墨西哥老鼠到非洲白蚂蚁，尽入口腹。然而，他的舌尖日渐麻木，想是各种滋味杂陈，过于旺盛与激烈，在甜辣、酸麻、腥香、冰火之间，味蕾分裂，大脑皮层衰退……必须要有从未尝试过的美味，才能重新唤醒他舌尖。

差不多去年今日，他从开发商的秘密圈子里，意外得知「夜宴」的存在。

这是一艘黄浦江上的游艇，本身就价值过亿。这艘船，每周只开一次，每次最多接待二十一位客人，而每张请柬价值人民币五十万元——超过「话痨」吃过的最贵的一餐。

并非什么人都可豪掷千金而上船，每位客人要经严格审核，通常都是 VIP 会员，一亿资产是最低门槛。

首次踏上「夜宴」游艇，本欲享受一顿满汉全席，却被告知船上仅有三道菜。并且，每位上船的食客，只能选定其中第一道菜。若要吃到其他菜品，只能循序渐进，改天预约下周，甚至更往后的日期。刚要发飙，但看到其他客人，个个比他有钱，也都乖乖遵守规矩。他便想看看究竟是哪道菜，竟相当于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十年薪水。第一道菜，芳名颇有《金瓶梅》的遗风——美人掌。此菜初看香艳，再看迷离，三看却甚为惊骇，做得如同人手，截至腕部，肤如羊脂，雪白粉嫩，精雕细刻，五指栩栩如生，想是二八妙龄少女。

服务生把此菜切成七份，放在他面前的，恰是一根无名指连接着小半截手掌。细细端详，幸好没从这根手指上发现戒痕——同时，其他六人已享受完美食，要么大呼过瘾，要么独自陶醉。

杜超闭上眼睛，心底一横，夹起来放入嘴中。不知是怎么做的，简直入口即化，却毫不油腻，而且没有骨头——

这才让他安心。他慢悠悠嚼了十分钟，将这价值五十万、七分之一的美人掌，全部吞入胃中。那一瞬间，仿佛十年那么长……想起崇明岛上，野河豚之夜，我的背影，独自远去，消失在海天茫茫的芦苇荡间。

当晚，大师兄杜超，摆脱了多年的失眠症。一夜无梦，自然醒，他预订了下周的第二道菜。是夜，登上游艇，照旧排队。等到二组，叫号来到餐厅，七位食客坐定，服务生端上菜盘，居然是一对人的耳朵。难以分出性别，看起来略微小些。耳廓很薄，几乎透光，分明，白皙。菜单上的名字颇有古意——窗笼记。我的朋友「话癆」博览群书，他知道在旧时文人笔下，「窗笼」乃是耳朵雅称。这对耳朵被切为七份，他从容地将其放入嘴中。清蒸的，慢慢品

味，全部咽入食道，忽然什么都听不到了。万物沉默如许，从未有过的宁静。

索性，闭上眼睛，进入一个空的世界。等到离开游艇，杜超才听到声音，却不再敢说话——仿佛有只耳朵，藏在胃中，偷听他的每句话。第三周，他吃到了游艇「夜宴」的最后一道菜——舌尖。餐盘里的舌头，异常新鲜地抽动，像刚被活杀的鱼，刮鱼鳞，去内脏，做成刺身。当他用筷子夹起，总有种同病相怜的悲伤。泪水滑落，七分之一舌尖，送入唇齿之间。

舌尖与舌尖，缠绵，舌吻。谁的舌尖？

那一夜，「话癆」总觉得这条舌头在向自己说话：喂，兄弟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

从此以后，每个周日，他都会登上游艇，轮番品尝这三道菜。杜超自觉这是人生最好的时光，吸食毒品般不可自拔……礼拜一，舌尖无数滋味，恍然羽化登仙，极乐世界。礼拜二，略感寂寞，漫长宴席终结，高朋散尽，烛影销魂。礼拜三，惘然若失，宅于家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纵使波多也枉然。礼拜四，运

气好在床上躺一天，运气不好就在街头挺尸。礼拜五，无限想念两天后的夜宴，口水默默自嘴角淌出，智障状。礼拜六，跃跃欲试，跑到黄浦江边，在码头徘徊，望眼欲穿，俨然八女跳江。

礼拜天，上得游艇，尝得「美人掌」或「窗笼记」或「舌尖」，才算活着。

品尝第一道「美人掌」时，他会在服务生切成七份之前，仔细观察其中掌纹，竟与真人分毫无差。

有的生命线奇短无比，难道已红颜薄命，化作芳魂入香冢？有的爱情线波波折折，怕是遇人不淑，所托非人，每次都踏进同一条河流……

大师兄喜欢舔着美人指间，感受每个不同的指纹，看到她触摸过的一切——初潮来临时少女的身体，中学初恋时牵过的手，大学宿舍收到的第一束鲜花。

至于「窗笼记」，总能让人安静。当那对耳朵被牙齿嚼碎，空白瞬间过后，响起各种声音——出生起的啼哭，幼儿园疯玩的笑声，小学课堂的数学课，听过的第一首流行歌，在公司被老板责骂，陪情人去听海，发现老公外遇的电话录音，陈奕迅演唱会上的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不属于我……

当然，最钟情的那道菜，还属「舌尖」。一年后，他已为游艇夜宴解囊两千六百多万。虽然，这些钱对一个开发商而言，算不了什么，但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。

「话痨」变成了结巴。

自从迷恋上那三道菜，他对世间一切都没了兴趣。享受「美人掌」「窗笼记」与「舌尖」，成为舌尖唯一的功能，从而丧失了另一项重要的能力——他不再喜欢说话，渐渐沉默寡言，惜字如金，甚至羞于启齿。

当他必须要用语言表达时，舌尖竟如石头般僵硬，渍渍地冒出那三道菜的味道。如此这般，大半天只能说出同一个字，听的人急得能把肺吐出来。

他无法再说谎和欺骗别人了。「话痨」的房地产生意，包括政府公关，跟地方县市领导在酒桌上的交易——全靠一张嘴。当这条舌头不再灵活，乃至到了无声的地步，由舌尖为自己打开的大门，就此永远关闭。

就像他所开发的楼盘，短短几个星期，要么因建筑事故而崩塌，要么资金断裂成了烂尾楼，要么干脆被政府收回地皮……

最终，有位领导说了一句话：这家伙不好玩了。杜超宣告破产。

所有人都离开了他，赤条条一无所有。他再也恢复不了说话的能力，舌头仿佛得了绝症。而在身无分文之后，他自然无力再参加夜宴，只能在码头边望洋兴叹，或是趴在外滩的栏杆边，在许多艘大小游艇间，寻觅舌尖上的那一艘。

黑色的，夜魔般的游艇，即便在江边灯火通明之时，他也从未在岸上看到过。

他再也无法吃下其他任何食物，似乎舌尖只能承受那三道菜，否则会有强烈的排斥。每天只能喝些流质食物，有时会反胃呕吐。

大师兄的体重迅速减少了三十公斤，直到骨瘦如柴，宛如骷髅活在黑夜。

无法再活下去了。不是吗？

他对自己深恶痛绝，一切不都源自这条舌尖？手里有一张游艇夜宴的VIP白金卡，虽然一分钱都不剩了，但至少有权给船长打电话。他指名要跟游艇老板见面。

那一夜，游艇靠在码头边，服务生将他引入餐厅。摆着七份空餐具，还有一根白蜡烛。烛光摇曳之间，坐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。他戴着一副厚厚的墨镜，看起来面目模糊，难以形容那种感觉。总之，老板很神秘，配得上这艘游艇，也配得上这出夜宴。这是杜超第一次见到他。「话痨」严重口吃地说——想把自己的舌尖卖给他，作为本周的第三道菜，提供给广大食客享用。神秘老板沉默片刻，却不正面回答，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双深陷的眼窝。

他说，自己不过等死而已。年轻时做过厨师，从街边大排档开始，到特色家常菜餐厅，再到宾客盈门的大饭店，还有米其林三星的西餐厅，精致天价的私房菜，正宗的神户和牛料理。因为美食，他在三十五岁那年，幕后控制着全国无数家餐厅，各种层次与菜系，从漠河到三亚，从台湾到新疆，每年有七亿人享用他所提供的美食。

简而言之，他秘密地控制着大部分中国人的胃。三年前，老板查出患有癌症，决定在死以前，再开最后一家餐厅。

他有一个梦——吸引这个国度最富有的人们，进入美食界的终极领域，同时也最具有创意，最能令人疯狂，最为秘密与黑暗。究竟要提供哪种食材？想了很久很久，上到天鹅肉，中到果子狸，下到河豚，乃至蚂蚁、地衣、麝香猫屎咖啡豆……我们已吃完了地球上所有可以想到的动物与植物，如何，才能满足拥有着无尽食欲的中国人呢？

「话痨」张开嘴，指了指自己僵硬的舌头。老板心有戚戚焉，这并非现代人的发明，而是在我国源远流长，堪称国粹。安史之乱，张巡、许远守睢阳，吃掉了三万人。张巡杀了爱妾赠与士兵，最后杀光城里的女人，死尸也煮熟了吃。这就是吃人肉而流芳百世的例子。他看起来很有文化，像坐在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的镜头前。

曾有一份秘密报告：来自中国最富有的五百个人，有 40% 渴望品尝人肉的滋味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北方某海港城市，建立过人肉供应网络。一开始，他们从将要死去之人身上割取肉与内脏，但往往有各种疾病，有的富人因食用而死。必须找到年轻而健康的男女，有人想到了死刑犯。不过，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后，货源越发稀少而昂贵。食材的来源，开始与人口贩卖结合。有人爱吃童子肉，便有人贩子将偷来的小孩送去。甚至有只配做畜生的父母，竟将自己的孩子高价拍卖。这个邪恶的网络越做越大，处女肉，黑人肉，金发碧眼肉……扩展到地球上每个角落，以满足口腹之欲。东欧巴尔干某小国，有个村子专事这一行，孩子出生起就为了给中国人吃掉，因此不必读书，但要经过严格的身体训练，以使肉质紧实饱满，并不得

接触异性。长到十八岁，每人标价一千万美元，办上旅游签证去中国。在那座城市的秘密工厂里，他们被加工成为粤菜、川菜、湘菜、淮扬菜、本帮菜、日韩料理……

杜超还是没有这种心理准备，趴下来想要呕吐，胃中空空。老板说，自己也对这个人肉网络深恶痛绝。三年前，危机爆发，幕后大人物锒铛入狱，人肉交易被政府取缔，中国富人们最喜爱的秘密餐厅倒闭，市场出现真空。

不过，他所设计的三道菜——「美人掌」「窗笼记」「舌尖」，所有食材都是从合法途径购买，从不为了获取食材而杀人，更不会使用医院截肢或其他医疗人体废弃物，包括广东人喜欢的死胎之类一律不碰，那些不但非法和充满危险，也可能带有病菌致人死亡。

第一道菜，美人掌。初次准备食材，有位姑娘主动找上门。二十四岁，容貌身材，都让人心动。她从小学习钢琴，父母都是音乐学院老师，十根手指纤长而有力，天生就是为琴键而生，获得过许多国际大奖。又有谁忍心截下她的一只玉手呢？经过仔细观察，老板挑选了她的左手，开出一百万的价格。说实话，一百万人民币，买一只年轻健康的手，真的不贵。何况，是这样的一只手，本身就是无价之宝。

游艇的主人反复询问：你是否下定了决心？直到最后一分钟，她仍然有反悔的机会。但她淡然地摇头，说只是为了逃避世界上所有的钢琴。凡是来到这艘船上，都是有故事的人。愿意出卖身体的一部分，必然有各自的原因，只是不愿意说出口罢了。

第二道菜，窗笼记。前些年，有位很火的歌手，曾在万人空巷的选秀节目中夺冠。后来，她不知不觉销声匿迹了，至今只有极少数忠粉还在怀念她。老板告诉杜超——你，曾经吃过她的一对耳朵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许多你想象不到的人生。一个人，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另一个人，哪怕他（她）就是你最爱的那一个。总之有一点，大家都是自愿的，必须年满十八岁，心智健全，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。游艇夜宴从未强迫过任何人，更没有威逼利诱，买卖纯属自由。

第三道菜，舌尖。只有说到这两个字，杜超的舌尖才稍微正常一些。老板回答，舌尖，之所以摄人心魄，不仅在于是人类语言的工具，更是美食滋味的入口。你没有品尝出来吗？四川女孩的舌尖有各种麻辣味道，西北汉子的舌尖充满面条的筋道，广东人的舌尖仿佛浓郁的汤煲。而英国人的舌尖最为廉价，简直索然无味，通常只能和烤牛舌混在一起，想必这就是「约翰牛」的出处。

不用多说，大师兄全明白了。他所迷恋的三道菜的精髓，在于每份宝贵的食材，都经历过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精心呵护，也集中了人世间所有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五阴炽盛……当天，杜超前往夜宴指定的一家外资医院。那里拥有全球最先进的体检设备，确认他除了饥饿与营养不良外，并无任何传染病或慢性病。至于他的舌头，虽然说话僵硬，但味蕾功能正常，也未变形或有其他毛病。

他签订了一份合同，自愿进行舌头切除手术。手术将在游艇上进行，时间是在七天后，也就是今日。早上六点，杜超来到黄浦江边。一如往常，码头上弥漫着白雾，看不清对岸高楼。早

班渡轮缓缓穿过，像个孕妇怀着一窝崽，拉响声声汽笛，被茫茫烟水吞噬，幻化成某种交响乐般的效果。

登船前，他看到个年轻女子，穿着一袭白色风衣，站在码头后边的高处。微风扬起满头青丝，黑发盖住她迷离双眼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。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大师兄在心底默念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，自从迷恋上游艇夜宴的三道菜，他便再没对任何女人动过心。女子原本眺望江面，恰好发现他的注视，转下头，目光幽深地看着他。

她的右手抓着栏杆，五根手指简直性感。同时，她的左手露出袖管，却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手腕。

忽然，杜超觉得见过她，是在……也许……电视上吧……很多年前，有过某位钢琴少女，与朗朗一样被许多媒体报道过，后来不知为何失踪了。

等他登上游艇，有人告诉他——这位女子，三年前卖出自己的一只手，成为第一只「美人掌」。后来，每逢周日清晨，她便准时出现，安静无声，伫立许久，独自离去。

游艇缓慢开到黄浦江心，被一片白雾笼罩，再也看不到岸上的她。杜超转入底舱，有间小小的手术室，两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男人，全身只露出一对眼睛。他被打麻药，躺下张开嘴巴，一支镊子抓住舌尖。麻醉使他没有任何感觉，仿佛已不再自己的舌头。不到两秒，手术刀已切断舌根，将他的舌头放到托盘上。

经过简单称重，这条舌尖只剩下二十克，并且随着流血而变轻。有人为它做了消毒和清洗，塞入特制的容器，装在冰箱里保存。经过十二小时的冰鲜之后，当晚，这条舌头将会被搬上夜宴的餐桌。

麻醉的效果还没过去，他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，终于扔掉了嘴巴里的累赘。

他收到一百万元酬金，用其中的五十万，给自己预订了一块墓地。剩下的五十万嘛，他给了我——今晚，只剩下一张未售出的请柬，他当场买下来，委托服务生送给我。「话痨」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用曾经最宝贵的舌头，换来的只是自己的坟墓。他希望我吃掉他的舌头？他是这样用笔解释的——

「阿蔡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无论怎样讨厌我。十年前，在崇明岛上吃野河豚那件事，我一直想跟你说声抱歉。我只是想把你培养成一个吃货。好几次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签名售书的消息，悄悄混在你的读者人群中。有时候，我会带着你的书，排队来到你面前，可你只顾着匆忙签名，竟不抬头看我一眼。我在想，究竟是什么场合，什么时候，我才能真正让你明白——我依然想跟你做好朋友。我已时日无多，等到埋入坟墓，便再无机会。不如，让你品尝我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虽然，我的舌尖已不再灵活，但味蕾深处的记忆还在。也就是说，吃了这舌尖，等于一次性品尝了世间所有美味，可谓死而无憾。」

我没能吃了他的舌尖的一部分，不知是我的不幸还是幸运？凄惨的车内灯下，「话痨」张开嘴，看不到舌头，只有小半截舌根残留。

杜超遗憾地摇头，两行热泪，从双颊坠落，小本子已被他写满了——

「我只是渴望，让我的舌尖与你的舌尖，以这样一种方式重逢。让我的身体的一部分，永远停留在你的身体里。在黄浦江上，在游艇夜宴，在舌尖上的一夜。」

于是，在最漫长的那一夜，我拥抱了他。他的身体很冷。

大师兄杜超抓紧我的手，十秒钟后放开，打开车门，自生自灭在黑暗中了。

我慢慢开始相信这句话——人生的喜怒哀乐尽在舌尖。三天后，我收到了杜超的讣告。虽然，很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。毕竟在十年前，这家伙装死骗过我一次，但我还是去了一次殡仪馆。这回，他是真的翘了。

追悼会现场的遗像，他在黑框中微笑——许多年前，每次当他在高谈阔论，同时拉着一张烈士般严肃的脸，我就会想到此刻情景。我没有猜到开头，但猜到了结尾，我想。

参加葬礼者寥寥无几，花圈总共只有一个。大师兄没什么亲人，早跟当年的朋友断绝了往来。来送他最后一程的人，究竟跟他是怎样的关系呢？

但我认出了几张面孔——

那个……那个……不是上礼拜才见过吗？游艇夜宴的服务生？是，就是他端着托盘，给我送上了请柬。

对，旁边还站着另一个，就是把「舌尖」切成七份，最后把我赶出去的服务生。

等一等，我看到了游艇的船长。那晚，我还煞是羡慕他掌舵的范儿。我这才明白了，前来送别杜超的，竟然全是夜宴游艇上的工作人员。更教人惊诧的是——他们都管遗像里的人叫老板。我开始分裂了。哀乐响起之前，我拽住船长和厨师，想要立刻知道真相。真相是这样的——三年前，房地产开发商兼电影制片人杜超，因为得罪了官员，被迫金盆洗手，退隐江湖之远。他用最后的一笔积蓄，自海外购买了游艇。作为一名资深吃货，他以毕生心血研发出三道菜：「美人掌」「窗笼记」「舌尖」。他召集船长、厨师、服务生，还有奢侈品公关出身的销售总监，将游艇改装成黑色的水上餐厅，创建了秘密的「夜宴」品牌。

夜宴的三道菜生意火爆，渐渐成为中国富人身价之象征，如同香车美人不可或缺。谁若是没有上过这艘黑色游艇，都不好意思去美国 IPO^①。游艇老板则隐入幕后，平常不以真面目示人，只在每回夜宴就餐之际，躲在一面镜子背后，默默观察人们享用美食的表情。

然而，一年前，杜超突然被查出患有癌症。舌癌。

这是口腔癌的一种，据说病因是吃了太多不该吃的东西。虽说他春秋正旺，却已说过别人几辈子都说不完的话，综合原因致癌细胞发育。他一度想要自杀，如果必须要切除自己的舌头，才能够保住性命的话。

最后，杜超还是在舌尖与活着之间，选择了后者。他迅速完成了舌头切除手术，从根部彻底截断，看起来非常成功，所有的癌细胞都被消灭了。失去舌尖之后，他从「话癆」变成了哑巴。并且，他丧失了对于美食的兴趣，因为不再能够尝到任何味道，包括他自己发明的三道菜。如同行尸走肉般，他度过了最黑暗的半年，直到去医院复查时，意外发现癌细胞复活，这回已转移到了大脑。人，可以切除舌头，但无法切除脑子。他已追悔莫及，早知如此，不如当时就死了干净。一周前，没有舌头的「话癆」，病入膏肓，奄奄一息。他从加护病房里逃出来，给我准备了请柬，一边在手背上插着输液针头，一边躲在餐厅的镜子后面看我。

当天凌晨，在码头边的停车场里，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根据停车场的监控记录，杜超坐进了我的车，我们笔谈了大约两小时。然后，他独自下车。就在我驾车驶离的同时，他虚弱地晕倒在黑暗角落，再也没有起来过。

那一夜，我和他拥抱道别，其实，就是他的永别。而他写给我的那些故事，绝大部分都出自杜撰，也成了他的绝笔。

而我，是他生命中最后见到的人。真相说到这里，我已彻底明白了——大师兄只是想在临死前，再捉弄我一次。

不得不承认，这家伙的演技长进了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思想境界，才会用生命来表演呢？厨师还告诉我一个秘密——所谓「夜宴」，是用来欺骗富人的。其实，「美人掌」是猪手，「窗笼记」是猪耳，「舌尖」就是猪舌头，只是伪装成人体形状，加入独特的人工色素与调味料，使其具有人肉的色香味。而游艇上全部的食材，实际价值不超过两百块。

说到此处，哀乐响起，杜超的员工们纷纷向老板鞠躬。可见他管理团队还算成功，至少大家都念他的好。

而我没有鞠躬，而是绕到黑色帷幔背后，看到了水晶棺材里的死者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具尸体，虽然化过妆容，但仍与活人有着明显区别。

「话癆」终于死了。我的手指，隔着玻璃，冰冷到烫手，放在他嘴唇的位置上，里面已没有了最重要的那一部分。哀乐声结束，大家瞻仰遗体，有人捧着个陶瓷圆罐，仿佛大师兄已被烧成灰了。厨师旋开罐盖，小心翼翼取出个玻璃瓶，泡满了酒精之类液体，还有一枚舌尖。他说，杜超在完成切舌手术之后，向医生要回了自己的舌头，用酒精泡在玻璃瓶中。忽然，我想起前清的老太监们，用石灰罐珍藏自己的命根子，一辈子。

根据杜超的遗嘱，这枚舌尖将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我。

×，怎么不送我一艘游艇呢？话虽如此，我还是接过这瓶遗赠，看着玻璃瓶内壁之中，被酒精泡得胀大的舌尖，充满癌细胞发黑的肉质，居然依旧有些眼熟。半小时后，我目送大师兄杜超被塞入火化炉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至为遗憾的是——再没有人以装死来欺骗我了。

我把「话癆」的舌尖捧在手心，这是他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部分。「话癆」被烧成灰烬的次日，恰逢周日，头七。清晨，六点。我来到黄浦江岸，游艇码头。天蒙蒙亮，晓风，残月。独一无二黑色游艇消失了，听说是被杜超的债主拍卖了。空荡

荡的码头上，只有若干流浪猫在觅食。附近常有人捕捉野猫煮了吃，或者送入街头大排档变成烤串，伪装成羊肉或牛肉……我打开手里的玻璃瓶，将浸泡在酒精中的舌尖，倾倒在码头的木质地板上。

几只饥饿的猫，循着气味奔来，围绕几圈嗅了嗅，就将「话癆」的舌尖分而食之。它们在角落里打作一团，地上只剩一摊酒精痕迹，依稀还有某个人的气味。

我想，这是他和它最好的归宿。痴痴看着江上风景，当我转头离去之时，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年轻女子。

白风衣，黑长发，如雪容颜，很想问她要个微信或 QQ 号。可我不知道，她究竟是在看我，还是看我身后的江面，抑或那艘消失了的黑色游艇。风，吹乱她的长发。她伸出右手，五根手指，纤长白嫩，天生适合钢琴，象牙梳齿般，捋过额前发丝。然而，她的左手，始终隐藏在袖管深处……闭上眼睛，不敢再看下一秒。我的手腕、双耳、舌尖都莫名地刺痛。吃货们，小心舌尖。

①InitialPublicOfferings，企业首次公开募股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